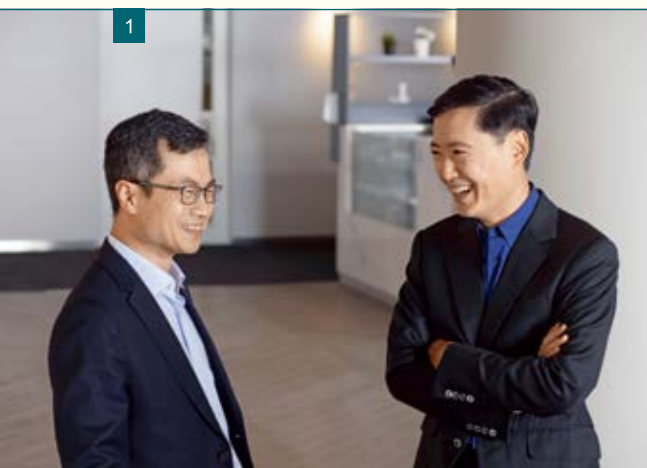


超時空 音樂家

時間和空間，是無邊的多維。華裔大提琴家李垂誼，香港出生，成長於美國；近年旅居柏林，經常穿梭歐亞演奏，並尋找在音樂路上再出發的靈感。年前他改編著名作曲家王立平的《紅樓夢》，讓人耳目一新，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音樂特例。愛香港的活力充沛，經常漫步街頭，2010年與姐姐合作成立「垂誼樂社」，冀成為跨文化國際交流平台；更在馬會支持下，開展了「賽馬會樂·憶古蹟」計劃，為本地年輕音樂家搭建舞台，在大都會香港，演奏百年經典樂章，展現藝術活力。這名畢業於哈佛大學經濟學系、曾在華爾街當過一年實習生的廿一世紀音樂家，最大願望是以鮮活形式再創作，讓經典不受限於時間及空間，永續提琴般的歌詠。

訪問當日，一身便服並戴上鴨舌帽的李垂誼，揹著大提琴行李箱出現，看去就像一名音樂學院學生。到了正式訪問，他換上恤衫西褲，挺著腰板與客席主持、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張亮對談，這時看去，倒有點金融才俊的模樣。



他的音樂路，有一點與別不同。

李垂誼的媽媽林冬妮是鋼琴家，曾就讀於北京中央音樂學院，家中三姊弟，早就在美國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接受了音樂洗禮。初學時，一個姊姊專攻鋼琴，另一個姊姊拉小提琴，媽媽於是建議他：「不如你拉大提琴，那麼我們家裡就可以來一個三重奏了。」

儘管在茱莉亞音樂學院，李垂誼是公認的神童，經常以最小年紀贏得不少比賽，但回顧那段刻苦學習的日子，即使現在的他輕描淡寫，邊說邊笑，當提到有好幾個「吃不消」的階段時，倒是坦白的說幾乎想過要放棄，曾揚言「我不想再拉琴了！」學琴是一項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的作業，「如果要拉到高水平的話，一定會很辛苦的。」鋼琴家媽媽後來和他「協商」，答應他中學畢業後便不用再拉琴了。

不讀音樂 更有渴望

後來他在美國哈佛大學修讀經濟系，以觀眾身份欣賞音樂，反而對音樂有另一番視野。「我是到了大學，不需要再練琴，反而喜歡聽音樂，那才發現以前學會的（技巧），原來可以做到那麼好玩的地步，而且充滿可能性。世界上竟有許多不同（形式）的音樂，除了古典音樂，西方東方的都有不同風格……」他形容當時的自己，對音樂十分「hungry」：「正因為當年沒有讀音樂，在回到音樂界的時候，反而更渴望。」

李垂誼大學畢業後，在紐約華爾街短暫投身金融界一年。及後認清要走的路，在新英格蘭音樂學院修得碩士學位，並獲推薦進入德國科隆音樂學院深造。2004年，他獲得「楊尼格洛國際大提琴



比賽」冠軍，成為贏得該獎的首位華人；同年，發表個人首張專輯《大提琴作品集》。他與鋼琴家郎朗、李雲迪及王羽佳同時被意大利最具權威的報章《Il Corriere Della Sera》選為華人古典音樂界的「四大金童玉女」。

李垂誼認為，孩子學音樂到了某個階段，需要自己去發現和思考，「一定要自己去發現為什麼喜歡音樂」，這樣才能繼續發展下去。

願琴聲媲美歌聲

李垂誼指出，今時今日，音樂學院畢業生如果同時擁有一門別的技能，絕對是好事，這對個人發展也很有利。「有了互聯網，有了社交媒體……我們除了是一個音樂家，還得學會怎樣跟不同的人接觸。」他自己讀經濟學出身，某程度上令他看過「音樂以外的世界」，有助他日後應對變化的環境。

不過，話說回頭，這名音樂家的最大支柱，不是社交媒體「那些很表面的 like」，真正對象是「坐在音樂廳內的聽眾。」他說：「如果你覺得我拉出來的提琴聲，近似女高音或女中音演唱時的歌聲，那我便心滿意足了。」

在世界各地演奏到了一個階段，總希望尋找突破。2012年，李垂誼開始了他改編著名作曲家王立平的《紅樓夢》的路程，改編作品令人耳目一新，被形容是中西樂水乳交融之作。《紅樓夢》音域由極高和極低的音階組成，有其挑戰性。



直到2019年，王立平這首經典曲子已被改編成不同的版本，包括《紅樓夢大提琴隨想曲》—交響樂團版本（由李垂誼和黃學揚改編）；而與香港金像電影大師畢國智、張世宏和關智耀合作的現場大提琴演奏和LED電影作為背景，將在今年年底推出作全中國巡演。

改編《紅樓夢》中西交匯

原來早在2005年李垂誼第一次聽王立平的《紅樓夢》時，已受感動，因而生了念頭，希望有一日可以將這個經典改編為古典弦樂作品。「很幸運，作曲家是我媽媽的同學兼好朋友，（他）很快就答應了。」因而成就了這一首膾炙人口的樂章，促成中西文化的音樂交流，當時他的想法是「希望將來在外國，可給更多觀眾認識（原作）」。

- 1 和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張亮相識多年，訪問完畢，二人站在走廊仍然談過不停。
- 2 李垂誼坐在充滿藝術感的長凳、搭著大提琴的「肩膀」，展現燦爛的笑容。
- 3 在哈佛大學領取畢業證書後，與父母合照。



與李垂誼認識多年的客席主持張亮此時不住點頭，形容這個改編作品「如泣如訴」。

除了《紅樓夢》，李垂誼也改編其他曲目，包括近期與歐洲不同樂團演奏的皮亞佐拉《四季》。在當代音樂中加入自己創作的華彩樂章，他被業界公認是走得最遠的一個。著名鋼琴家和指揮家阿什肯納齊，甚至在李垂誼演奏完自己的華彩後，不等曲目完畢便領先鼓掌。

音樂家的「伴侶」是琴。他演奏時用的大提琴在 1703 年製造、名

為「格比利亞舒伯爵」。這個古琴，300 年來由造琴師輾轉傳至當年的法國貴族手上，「足跡」遍佈整個歐洲大陸，而發生在它身上的故事，更足以寫成一本歷史書。「它的飛行里數一定比我還要多」，李垂誼說到這裡忍不住開懷大笑。大提琴搭飛機需要購票，因此「它也有一頓飛機餐點」，笑言肚餓時他可以多吃一份餐。

李垂誼近年在柏林居住，經常穿梭歐亞，在各地的著名音樂廳演出，發現歐洲學生相對有較多的演奏機會，這方面香港學生較落後。「回港後我認識了許多香港音樂學生，我問自己：為什麼他們演出機會不多？香港缺少什麼？明明每年都有世界知名音樂家訪港，卻少有年輕本地音樂家可以與大師同台演出。」

創樂社 培育本地音樂家

他 2010 年創辦「垂誼樂社」並擔任藝術總監，希望匯聚全球演奏家作跨文化交流，啓迪音樂界新晉，並透過在本港具歷史價值的古蹟舉行音樂會，令香港人更認識本地歷史及文化。樂社至今已舉行過百場活動與音樂會。

「歐洲不同國家的演奏會，有在不同的古蹟、古堡舉行。」李垂誼很愛在香港街頭漫步，從被古



老建築包圍的歐洲來到香港這麼一個現代化城市，他不時問自己，為什麼香港有這麼多古蹟，卻甚少用作音樂演出？

「剛開始時，並不是每個人都覺得可行。」樂社近年獲香港賽馬會支持，將「賽馬會樂·憶古蹟」這個音樂品牌，在大館、保良局等古蹟巡迴演出，反應極好；疫情期間，則改辦網上音樂會，活動沒有間斷。



馬會支持「賽馬會樂·憶古蹟」

垂誼樂社自 2019 年起獲香港賽馬會捐助，開展「賽馬會樂·憶古蹟」計劃，於大館及其他香港古蹟建築搭建舞台，為觀眾呈獻精彩節目。除了原有的古蹟音樂會，更將會注入多個新元素，包括駐場藝術家、導賞及教育項目等，務求全面惠及觀眾、學生以及社區人士。

主持人張亮形容，「音樂擴闊了古蹟的寬度，而古蹟亦賦予音樂深度，兩者美好的結合。」李垂誼說，和馬會合作很開心，也很高興可以在大館開音樂會，「我其中一個夢想，就是認識多些香港的古蹟。如果香港有更多地方可以做音樂會，我們欣賞樂章之餘，還可以研究該古蹟的歷史，內容就更豐富了。同時，年輕音樂家有個表演場地，對他們的發展有莫大幫助。」

音樂路上，永遠的在追。具有音樂天賦的李垂誼，經濟學畢業後，回到音樂實踐演奏事業，藉著跨領域、跨文化的音樂創作與改編，連結中樂與西樂；更進一步成立樂社，為年輕人搭建可與大師同台演出的音樂平台，令更多人得以參與其中。李垂誼對音樂家的看法是：「廿一世紀音樂家，要找新鮮的方法。要找自己喜歡的去再創作。」他說：「在音樂上，跟隨傳統之餘，也經常要有新意念，否則你的音樂就永遠發展不了。」

4 從德國出發，前往下一個表演的航班，身旁的大提琴佔一席位。

5 儘管只是為拍攝而演奏，李垂誼還是一絲不苟，照顧著大提琴的每個細節。

6 2019 年 9 月在大館舉辦的「賽馬會樂·憶古蹟」音樂會上，小提琴手祖治（左一）、梁益彰（左二）與中提琴手管尼斯（右二），聯同李垂誼同台演奏。（相片由垂誼樂社提供）

7 2016 年，李垂誼參與澳洲室樂音樂節（Australian Festival of Chamber Music），在當地機場與宣傳海報合照。

後記

當我在台上



為配合拍攝，李垂誼在訪問現場豎起大提琴，即席演奏了一節古典樂章，頓時成為不折不扣的演奏家；如入無人之境的全情傾注，直至一曲告終，現場掌聲響起，才赫然如夢初醒般的莞爾一笑。

音樂大師愛美食，最愛地道食物，笑言「每次完成音樂會之後，都會大吃大喝一頓。」不過，上台演出前就不宜吃得太飽。「有次在德國演出前吃了意粉，結果消化不良，不太舒服。」

2004 年，他獲得「楊尼格洛國際大提琴比賽」冠軍，成為贏得該獎的第一位華人。回想當年台上的演出，他認為適度的緊張其實有助發揮，否則就表示你不重視演出，「觀眾會看得出的」。但他認為在台上比賽，一定要用演奏而不是爭勝的心態面對，才能揮灑自如。「參賽時就當演奏吧。音樂家為演奏而練習，不為比賽而練習。音樂家給聽眾帶來的是音樂，不是比賽勝負。」

全世界引頸以待，期盼疫情過去，大家會說到時我最想做某某事。李垂誼直言，疫情對音樂界的打擊十分沉重，很多人失業。他願望當一切回復正常時，觀眾可以走出來，安坐音樂廳，好好的享受一場現場音樂會，支持音樂家、支持藝術家。

瀏覽
訪問短片

